

墨子答客问



贤哲自述丛书



陈雪良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墨子答客问

贤哲自述丛书

郭志坤 主编

陈雪良 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美娣
封面装帧 沈兆荣
周剑峰
插图 庞先健

贤哲自述丛书

墨子答客问

陈雪良 撰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5 字数 169,000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7,000

ISBN7-208-02651-3/K·646

定价 14.00 元

“贤哲自述丛书”总序

才德佼好谓之贤，识见超人谓之哲。在漫漫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，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贤士哲人。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，闪烁在万里碧空，犹如擎天的立柱，支撑着华夏民族的大厦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精华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骄傲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象征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精华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骄傲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象征。一句话，我们不能忘祖数典。对每一个中国人——哪怕是最普通的中国人——来说，都有一个了解、熟悉民族的贤哲，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精神养料的问题。

这些年来，对贤哲的介绍也不是一片空白。对其人其事作一些浅层的表述，有的还加以某种演绎和图解，这样的作品还不少见。应该承认，这也是有益的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必要的。但如果仅止于此，就不怎么可取了。对贤哲的人生历程，大事渲染，音容笑貌，绘声绘色，或高，或矮，或胖，或瘦，一一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那样做，说到底也只是触摸到了贤哲的外在躯壳，至于贤哲的内在气质是没有触及的。那样的作品尽管也可热热闹闹，风靡一时，但对承继民族传统及精华，似乎不相干。

贤哲的内心世界是一座高度学术化的宝库。打开这座宝库，展示这座宝库，把宝库中的一件件学术珍品向世人作

一点介绍、剖析,使人们懂得:哦,我们中国的历史宝库中还有那么多好东西,我们可不能自贱自卑呀!进而学会从这一宝库中吮吸养料,以充实和完善自己。

我们正在着手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把学术和文化送向民间的工作,让哪怕是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也懂一点“学术”。历史上人们每每称道“学术下移”,这,也算是吧!

要让学术深入于民众之中,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适宜而贴切的表述形式。

我们取的是让贤哲自己站出来讲话的“贤哲自述”的形式。

贤哲已长眠于地下千百年,逝者无言,何来“自述”?不,那样看似太简单化了些。从肉体角度看,贤哲们已消失,已逝去,起逝者于九泉之下而“自述”之,岂非天方夜谭!然而,贤哲之为贤哲,是因为他们的论著犹存,他们的精神没死。千秋评说,涉足于史海学坛的弄潮儿,总是要唤起先辈贤哲的英灵,来表述自我的心迹的。鉴于此,我们何不将贤哲的英灵请到前台来,让他们“自说自话”一番,详言其身世、际遇、学说、业绩,甚至对后人的千秋评论发表一点“感言”,如此这般,岂非妙哉?!

当然,我们的主旨还在于介绍,但这是浅化学术的介绍,这是深化内涵的介绍,与一般的介绍文字不尽相同的。

既然是“自述”,那么势必会有问有答了,有“客问”,也有“贤哲答”。“客问”提出的是学术界、社会上关切的诸多问题,有些是常年争讼不休的“热点”、“难点”,决非隔靴搔痒。“贤哲答”,实际上是让贤哲超越时空,站在今天读者面前作面对面的答疑,既解答生平、事迹、思想、理论,也可评判历代研究者的种种评说。答疑涉面可以广泛,但都恪守“言之

有据”的原则。所答内容大致上是学界的定评和定论,也有一些是笔者长年研究的心得所在,只是托贤哲之口道出罢了。

在撰稿过程中,我们深感这种将古人“起死回生”的表述方法,对“学术下移”是大有益处的。一是生动、活泼,使历代贤哲直面读者,对读者来说,那是如闻其声,如睹其人了;二是可熔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,比起那些单纯的图解和表层的介绍来,要“沉甸甸”得多,称这些文字为“浅化了的学术专著”,不为过。

参与撰写这些“贤哲自述”的,不少是学界的佼佼者。他们深感写这样的文字,比起写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来并不轻松,因为那要浅化。浅化是件难事。深入才能浅出。你如果不深入,一味求浅,说不准会将贤哲的鼻子眼睛给描歪了。再说,“深入”了也不一定能“浅出”。“深入”有道,“浅出”有术。这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方法问题,也有驾驭文字的功底问题,于此,几多学术巨擘还自叹“浅出”无方呢!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正在学习,正在摸索。当我们把这套丛书一本本地推到读者面前的时候,是否会得到读者诸君的赞许和首肯呢?我们期待着肯定的回答。

郭志坤

1997年5月1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显学之圣..... 1

墨子,春秋战国之交的大师级人物——“世之显学,儒墨也”,墨家曾与儒家并驾齐驱了几个世纪——“以墨为道”,墨道反映着“贱人之所为”——墨子一生“无君上之事”,一直是个“贱人”,所谓“宋大夫”云云,纯属子虚乌有——墨子是个学问家,他与弟子共著了被时人称为“良书也”的《墨子》一书——墨子之后,墨学一分为三,继续“显荣于天下”,直至秦汉之际

目
录

第二章 兼爱天下 49

兼爱天下,是墨家的伟大理想,也是其追求的崇高境界——兼爱所爱之重心在“工与农肆之人”,这点上与儒家迥异——毋分亲疏,毋分贵贱,毋分古今,毋分国别,兼而爱之,此为兼爱之主旨——兼爱不排斥己爱——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爱和利是不可分割的——利在国,利在民,此谓之公利——“义,利也”,墨子赋“义”以全新的内涵——反对“坐而言义”,行义须全力以赴

第三章 守御有术 89

言兼爱必言非攻——《非攻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反战宣言——“攻”、“诛”异义,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——非攻而不非守,墨子是主张积极守御的——“墨翟之守”,军事学上的经典之作——“守”中有“术”,亦有“道”——“守

1

道”之本为人力——丈夫、丁女、老少齐参战——作为“世界之最”的“连弩之车”——一种最古的古炮“藉车”——守中有攻，以攻为守

第四章 强本节用…………… 121

兼爱之实施，一靠“劝爱”，二靠“强本节用”——“强本节用”乃“达兼爱之路”——人兽之别，在乎人必“赖其力而生”；治国之要，在乎自励自强——如果人人都能做好“分事”（分内事），则国必强，民必富——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——凡“亏夺民衣食之财”之举，墨家必“非”之，必“节”之——“去其无用之费”，可使财富“倍之”，民众安居乐业

第五章 育贤尚贤…………… 151

孔墨两家同为中国私学之元祖——教即为“义”，教即为“爱”，“有道者劝以教人”——劝学、勉学、送教上门——“口言之，身必行之”的教学宗旨——中国科技教育及分科教育之第一人——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”，环境于人影响至大至深——以德服人，巨狡成名士——育贤为尚贤，崇尚贤人政治——让“厚乎德行、辩乎言谈、博乎道术”的贤人来治理国家——选贤三准则：不避贫贱，不避亲疏，不避远近

第六章 辩学之宗…………… 201

“东亚无论理之学”吗？否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《墨辩》就自觉、系统、宏观地探讨了“论理之学”，堪称“辩学之宗”——辩学之首务在于“明是非之分”，即寻求真理，抛却诡辩——“摹略万物之然，论求群言之比”——“辩”的思维形式：名、辞、说——将“求”引入认识论，提出并解决了认识动力这一崭新的命题——言必有“三表”：本之者，原之者，用之者

第七章 墨学春秋…………… 229

秦汉以降，墨学沉寂了——墨学“中绝”二千余年，十分

耐人寻味——所谓“中绝”云云，只是相对而言，其实，墨学像地火般地仍奔流于熔岩之中——近世，墨学否极泰来，绝学走向再生之路——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之世，墨学将具有难以估量的现代价值

附录 247

目

录

第一章

显学之圣

墨子，春秋战国之交的大师级人物——『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』，墨家曾与儒家并驾齐驱了几个世纪——『以墨为道』，墨道反映着『贱人之所为』——墨子一生『无君上之事』，一直是个『贱人』，所谓『宋大夫』云云，纯属子虚乌有——墨子是个学问家，他与弟子共著了被时人称为『良书也』的《墨子》一书——墨子之后，墨学一分为三，继续『显荣于天下』，直至秦汉之际

客问：说来有趣得很：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中的无论哪个家派的代表人物，对他们所持学说，当世和后世虽评述不一，可对他们姓甚名谁却无甚争议，唯独对先生的尊姓多所置疑。较早提及先生姓氏的是韩非子，他说：“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写《史记》的司马迁说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两人都认为先生姓墨名翟。时间过了一千多年，元代有个叫伊世珍的就提出质疑，认为墨子不姓墨。清代的周亮工在《因树屋书影》中明确认为先生是“以墨为道”，其实并不姓墨。而后，顾实之的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、陈柱的《墨学十讲》、钱穆的《墨子》、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皆从此说。当然，还是有人认为墨子姓墨的，如方授楚在《墨学源流》一书中就认为：“墨子，名翟，姓墨氏。”并引述古有孤竹国君墨胎氏，后有墨姓人为证。这样，先生的“姓”的问题成了一桩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，不知先生有否兴趣加以澄清，并给世人以一个说法？

答问：应当说，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和很有价值的议题。一般说，姓甚名谁，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，不是件怎么了不得的事。但一个“墨”字，一旦与我带领的这个学派的精神实质和行为趋向联系在一起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我很欣赏“以墨为道”这种提法，“墨”中有姓，“墨”中更有“道”。

我的答案有点两可,但意思还是清楚的:“墨”不是姓,但也是姓,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理解。

说“墨”不是姓,那是从原本意义上讲的。古代人对人的肤色很注重,“墨”原本讲的就是一种肤色。我墨子和我的门徒整天在外面奔波,风里来,雨里去,面目墨黑,那是势所必然的事。请读一读下面两段文字,就可清楚了。一段是记述我的行踪的:“子墨子北之齐,遇日者。日者曰:‘今日帝杀黑龙于北方,而先生之色黑,不可以北。’墨子不听,遂北至淄水,不遂而返。”(《贵义》)意思是说,我墨子要到北方的齐国去,遇到一个占候卜筮的人(日者),对我说:眼下上帝正要杀死黑龙于北方,你先生肤色黑得很,不可以到那里去。我墨子没理会那一套,迳然北行,但事情没办成。这里有两点很值得引起注意:一是日者说“先生之色黑”,说明我不只脸膛黑,而是通体皆黑,这样才可名之为“色黑”。二是日者把我喻之为“黑龙”,这正好与“墨”字相影射。另一段文字是记述我的一位大弟子的:“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,手足胼胝,面目黧黑。”(《备梯》)是记禽滑釐跟随我三年,手掌和脚心就都长满了老茧,而脸变得墨黑墨黑的。师事我三年已经“面目黧黑”了,如果师事五年,十年,二十年呢?那不更是黑而近墨了吗?一大群“面目黧黑”者一起进进出出,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面孔黑、体肤黑,久而久之,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指着我们说:“看,这群黑子,一批黑人!”我在自己的书中,也用了“黑子”、“黑人”这个字眼(《经说上》),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。

有人会说,你这里只说到“黑”、“黧黑”,并没讲到“墨”呀!其实,黑、墨在我国文字里历来是相通的,尤其在谈及人的肤色时,人们常以黑代墨,或以墨代黑。《左传·哀公十

三年》：“肉食者无墨，今吴王有墨。”杜预注：“墨，气色下。”意思是说，有钱有地位的人（肉食者）脸色是不会呈墨色（黑色）的，现在吴王脸有墨色，可能有病。汪中《哀盐船文》：“死气交缠，视面惟墨。”意为人到了病势沉重时，面色往往像墨一样黑。可见，黑与墨的确是相通的。人们称我们这些“面目黧黑者”为“墨者”，称我为“墨子”（墨先生）也就不奇怪了。

至于有人说到的“以墨自命”，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但并不全面。按情理讲，首先是别人呼我和我的弟子们为黑子、黑人、墨者，而我们不以为耻，认为这样称呼没什么不好，认可了，甚至以“墨”自称、自许。这是一个过程。

问题可以往更深一层想。

面目黧黑，面目白净，可以是一种自然的肤色的分野，但是，从社会意义上讲，面目、肤色又代表着人的一种生活和生存状态。史书记载：“舜黧黑。”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舜是圣人，他整天忙忙碌碌，脸哪能不黑？苏秦“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”。（《战国策》）苏秦要游说诸侯，周游列国，脸黑也是必然的。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指出，那些受苦的人，必然“面目陷隤，颜色黎黑”（《节葬下》），“有黎黑之色”（《兼爱中》），而面目白净、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则代表着另一种生活和生存条件。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曾指出，那些“面目美好者”（即白净者），不是“王公大人”，就是“无故富贵者”（《尚贤下》）。可见，面目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。

这里有了个升华，即承认自己是“墨子”、“墨者”，不只是不少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承认自己的体肤之黑，是一个名号问题，而从根本上讲是对黑色体肤者的一种出自心灵深处的认同。这里说的“黑色体肤者”是一个社会的群体，

社会的层面。韩非子有言：“手足胼胝、面目黧黑，劳有功者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）荀子以为：“有人于此，夙兴夜寐，耕耘树艺，手足胼胝，以养其亲。”（《荀子·子道》）可见，面目黧黑者、手足胼胝者，代表着社会上劳者、功者、养者这个层面。再说，历史上有一种说法：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（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）黎，通黧，即为黑，就是说，我们平时说的黎民百姓也是以肤色为标记的，黎民者，肤色黧黑之民也。这样看来，我的“以墨自命”、“以墨为道”，就是为黎民百姓之“道”服务的。我墨子除了为黎民尽功利外，没有一点个人和自己集团的私利。

“墨”原本不是姓，还有一有力的佐证。先秦诸子，没有一个以姓为学派名称的。孔子所创导的学派不叫孔家，而叫儒家；老子所创导的学派不叫老家，而叫道家；韩非创导的学派不叫韩家，而叫法家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所谓儒、道、法，都点明了这一学派的本质，这一学派的思想观念要旨。如果我墨子姓墨，岂不独独是我以姓为学派名称了吗？事实很清楚，“以墨为道”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，我们宣扬、履行的是百姓之道、贱民之道、黎民之道，总而言之，称之为墨道。由此而称为墨家，就讲得通了。

在诸多学者文人中，较能理解“墨子”这一名号者，当首推冯友兰先生了，他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中指出：

墨子所主张者为“贱人之所为”，此其所以见称为墨道也。然墨子即乐于以墨名其学派，此犹希腊安提斯塞厄斯（Antisthenes）之学之见称为“犬”学，而安氏亦乐于以此名其学，死后其墓上刻一石犬以为墓表也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：我从本来意义上讲并不姓墨，“墨”是我与我的弟子的肤色特征。人们以此

特征加外号于我，称我为“墨子”（黑先生），称我的弟子们为“墨者”（黑人），正像英布系一黥徒，被人加上黥布的外号，而司马迁为之作《黥布列传》一样。久而久之，我的本姓倒因无关大体而被人忘怀，以至于成为一历史的永久的疑案了。“墨子”这一外号并无恶意，相反贴切地体现了“以墨为道”的精神，因之也逐步为我和我的弟子们认可了，转而也成为姓了。姓本来是人创造的，我想，为什么不可以以墨为姓呢？这里不妨说一句闲话，我国姓的来源，有的以地域为姓，有的以封号为姓，有的以职业为姓，有的以氏为姓，这里是否可加一条：以肤色为姓，“墨”就是以肤色为姓的。后代中也有以“墨”为姓的，如明代高陵人墨麟，洪武中以国子生擢监察御史，永乐初升兵部侍郎，他可能是我墨子的后裔了。

客问：插先生一句，关于“墨”字之解，还有一说，认为“墨”为衣色。先生您及您的弟子们穿的都是深黑色的衣服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就凭印象称你们为“墨”了，不知先生以为然否？

答问：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“锦衣者玉食”，那些嘴里嚼着细软食物的人，身上穿的也往往是色彩斑斓的衣服。服饰与社会地位有关系。“缁衣者素餐”，餐桌上只有素食甚至连素食都吃不上的人，往往衣单衫薄，而且色泽也一定是单一的缁色（黑色，墨色），这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状况的反映。当年的鲁迅先生蜗居海上时，不就写出了“月光如水照缁衣”这样满含悲愤的诗句吗？因此，揣测（只能算揣测）我和我的弟子是穿黑色衣服的一伙，是合乎情理的。黑脸膛，黑体肤，黑衣衫，如果哪位漫画家

要作“墨子行道图”的漫画的话,那大致的格局倒该是那样的。但是,如果要找文字性的论据,可没有,我在《墨子》一书中可一次也没论及服饰,而黑色的面目及体肤,我倒多次言及。由此可见,上述一说只能作为一说留存,在学术上的价值是不怎么大的。

客问: 在先生去世二千余年后,在山东滕州市(古鲁地)举办了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,确认滕州为先生的故乡,并在那里树立了“墨子诞生地”碑。但是,对先生出生地仍有种种说法,不知先生怎么看?

答问: 对我墨子的出生地,说法很多,主要的大致有三说:一为楚人说,一为宋人说,一为鲁人说。下面我想对三说逐一作一点认真的分析,然后表述我的看法。

楚人说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有言:“总邹鲁之儒墨,通先圣之遗教。”《淮南子》的作者是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,相去孔、墨已数百年,称他们为“先圣”是对的。他的意思是,儒之先圣孔子、孟子,墨之先圣墨子,都是鲁国人。可是,毕沅在《墨子注》序中,武亿在《授堂文钞》中,都认为:鲁人即是楚之鲁阳。如果依此说,不只我墨子成了楚人,连带孔子、孟子也成了楚人了。

我在《墨子》一书中虽未明说自己的出生地,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从字里行间见其端倪的。《贵义》篇称:“子墨子南游于楚,见楚献惠王。”如果我从鲁阳出发,“南游”仍在楚地,就不当说“游于楚”,而应写出楚之某一具体地址。只有从北地的鲁国出发,才称得上“南游于楚”。在同一篇章中,又写道:“子墨子南游使卫。”这就更清楚了:如果从鲁阳出发,卫在其北方,该是北游使卫了,只有从鲁国出发去卫国,

才说得上“南游”。另外,《渚宫旧事》记载:“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,墨子北方贤圣人也。”这是直接从楚地的鲁阳角度讲的,认为墨子是“北方贤圣人”,这更正确无误地说明我墨子并非楚之鲁阳人,而是北方的鲁国人。

楚人说是站不住脚的。我墨子去过多次楚地,那都是为了调解战事。

宋人说。《史记》有“墨翟,宋大夫也”的说法,《汉书》亦沿袭其说。于是,一些人推而论之,认为我墨子为宋人了。其实,我根本没做过官,终身为一介“贱民”,宋大夫云云,实为道听途说的臆断之言,这一点,将在以后的答问中论及。另外,大夫为先秦时代的一种官名,当时诸侯各国皆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级,后世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。司马迁的“宋大夫”一说既没有任何依据,也不涉及何方人氏这个籍贯问题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即使在宋为官,也不妨害他是鲁人或其他国别人。为某国人而去他国当官的,有的是。屈原屈大夫,是楚国人,他不愿放弃故土,一定要当楚官,连司马迁也感到不理解,“怪屈原以彼其材,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。”(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)一个“怪”字,说明当时弃国外仕是常事,拘拘于本土,倒是怪事一桩了。这说明,“宋大夫”云云,在籍贯问题上不能说明什么。

我一生中,止楚攻宋是一件大事,有人由此而推断:墨子对宋那么有感情,必是宋人吧!这也是种妄加推断。我听说公输盘正在制造云梯,将助楚攻宋,“子墨子闻之,自鲁往。”(《公输》)可见,我的老家是在鲁,而不在宋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战,止楚攻宋成功了,归来的时候,经过宋地,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,“子墨子归,过宋,天雨,庇其闾中,守闾者不内也”(《公输》)。意思是说,我墨子从